



十五世紀的「航向天方」—— 明初航海王鄭和及其團隊的尋寶旅程

■ 許媛婷

東方與西方的人們，來回穿梭在陸路與海洋間，展開漫長的旅程。西元 1405 年開始，永樂皇帝（1360-1424，在位期間 1402-1424）首度派遣鄭和（1371-1433）出使西洋（今南海、印度洋），歷經二十八年，共計七次航程，直至 1433 年鄭和病逝，才正式落幕。令人好奇的是，鄭和及其團隊沿途究竟看到些什麼，留下或帶回了什麼寶物？隨著船隊回航，這趟旅行將會為十五世紀東、西方的人們打開新的一頁嗎？讓我們跟著鄭和及其團隊所留下的訊息，嘗試找出答案。

永樂三年（1405），鄭和率領將士及從役二萬七千八百餘人，船隊六十二艘，在明成祖永樂皇帝的期盼下，從南京龍江關出發，先至江蘇太倉的劉家港泛海，再轉抵福建五虎門正式揚帆起航，展開了第一次下西洋的航行。

歷史上的鄭和，究竟是何許人，何以深受成祖倚重而擔任特使的大任？其實鄭和原來不姓鄭，本姓馬，他是家中次子，父親為馬哈只（Ma Haji，哈只為阿拉伯語，意指曾赴麥加朝聖者，1344-1382），母親溫氏，兄馬文銘，隨父祖世代居住在雲南。據描述鄭和父親的〈故馬公墓志〉碑文記載：「公，字哈只，姓馬氏。世為雲南昆陽州人。……子男二人，長文銘，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賜姓鄭，為內官監太監。」¹又據《明史》記載：「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初事燕王於藩邸，從起兵有功，累擢太監。」燕王朱棣（即後來的永樂皇帝）尚未稱帝之前，馬和即隨軍效力；成祖即位後，賜馬和「鄭」姓，

以表彰他在靖難之役中「鄭村霸」一地征戰的功勞，其後又晉封他為內官監太監。至於鄭和世稱三保太監，很可能是跟他幼時小名「三保」有關。而「三保」兩字，則源自阿拉伯語的音譯，祈能獲得真主的庇佑。²

由於鄭和自幼追隨朱棣，深受信任，加以出身於回回望族，³因而當成祖考慮讓誰肩負前往西洋宣揚明朝政令之際，深受信任的鄭和，成為首要人選，在徵詢近臣姚廣孝與術士袁忠徹（1377-1459）意見後，更獲得正面的肯定。據袁忠徹《古今識鑑》形容鄭和面相及聲音：「內侍鄭和，即三保也，雲南人。身長九尺，腰大十圍。四岳峻而鼻小，法反此者極貴。眉目分明，耳白過面，齒如編貝，行如虎步，聲音洪亮。」成祖又問：「以三保領兵如何？」袁忠徹甚至不假思索回答：「三保姿貌材智，內侍中無與比者。臣查其氣色，誠可任使。」⁴成祖遂決定選定鄭和與王景弘（原名王貴通，?-1437）為正使與副使。

在成祖的倚賴與信任下，鄭和也不辱使命。從永樂三年到宣德八年（1405-1433）期間，前後七次下西洋，總計經歷三、四十個國家，努力達成明成祖交辦的宣達外交朝命、促進海外貿易及探尋海外異寶等重大使命，不僅成就這段著名的海上旅程，後人更稱他為十五世紀的東方航海王。清人整理《明史·宦官傳》，將鄭和列居內官之首，除提到鄭和下西洋的原因，且肯定鄭和出洋的成就。稱「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圖1）又說：「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占城、爪哇……凡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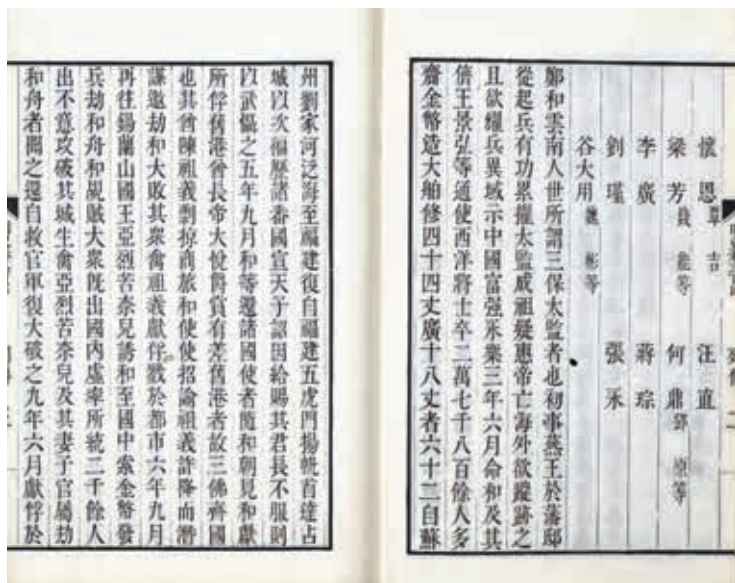


圖1 清 張廷玉等奉敕撰《明史·鄭和列傳》 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11690

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圖2）然而，從今日眼光看來，鄭和船隊出使西洋，真的僅是為了「尋找建文帝」與「宣揚國威」這兩個原因而已嗎？

指「長頸鹿」為「麒麟」的尋寶旅程

鄭和究竟是為了什麼原因，奉命出使西洋諸國？自第一篇論及鄭和的研究開始，⁵ 歷來即有眾多歷史學者投入研究，且眾說紛云。然不管如何，歷史學界對鄭和下西洋的議題與研究，百餘年來風潮未衰。學者們提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大致上有以下幾個可能：（1）耀兵異域、宣揚國威的天朝觀念；（2）招徠海外邦國前來朝貢的外交政策；（3）推動域外商品諸如蘇木、香料、瓷器、奇珍異獸等進出口的經濟貿易；（4）尋找流亡海外的建文帝等因素，都有學者

提出。上述理由彼此間又有糾結錯雜的關係，並非出自單一理由可以解釋鄭和下西洋的動機。⁶

因此，在眾多「目的」研究之中，其中一種說法是在朝貢外交的基礎下，帶動經濟貿易行為，諸如陳國棟、張之傑、鄒振環等歷史學者們就提出鄭和下西洋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尋找麒麟」。自從永樂十二年（1414），榜葛拉國（今孟加拉）派遣使者前來進貢「麒麟」起，這類外邦使者前來中國朝貢「麒麟」的事件，便稱為「麒麟貢」或「麒麟外交」。⁷（圖3）

然而，「麒麟」究竟是何種動物？根據神話傳說，「麒麟」是一對神獸，公獸稱「麒」，母獸稱「麟」，因其性情溫和，故被稱為「仁獸」。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一〈鹿部〉：「麒，仁獸也。麋身，牛尾，一角。麋，牝麒也。」形容「麒」的外形為鹿的身體，牛的尾巴，頭上還有一角；而麋（カ一フノ），則是麟的異體字，是雌性的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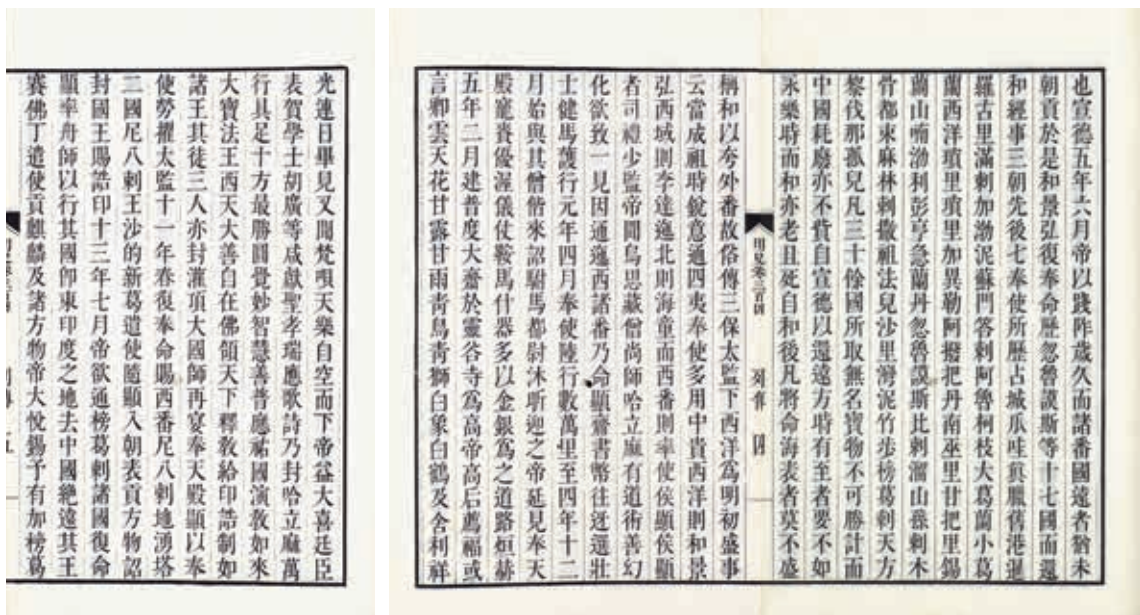


圖2 清 張廷玉等奉敕撰 《明史·鄭和列傳》 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11690



圖3 明人 瑞應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001660 圖中長頸鹿在畫家筆下，有著「鳥喙」，應是受到駝蹄鳥的印象影響而繪成。

至於麒麟的出現為何會跟祥瑞意象連結在一起？此與《春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的記載有關：「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圖4）從這段記載得知，魯哀公十四年（西元前481年）春天，魯國君主西巡時捕獲了一隻「麟」。這件事為什麼要記錄下來？因為事情很特殊。有什麼特別的呢？因為這隻「麟」不是中國原生的動物。這種動物不傷人畜，被視為溫馴的仁獸。《春秋公羊傳》描述牠的現身，意味著天下將會有聖王；反之，牠就不會現蹤。

如此一來，古人對「麒麟」的認識，至少有以下三點：（1）麒麟是一對仁獸（一公一母），外形為鹿身，牛尾，頭上有一角。（2）麒麟來自於西方，不是原產於中國的動物。（3）只要

出現麒麟，就代表是天下有道、主聖臣良的太平盛世。這樣的認知，在十五世紀初肩負下西洋重責大任的鄭和團隊裏，當有人見到天方（今麥加）的「祖刺法」（Zarafa），以及麻林地（今肯亞·馬林迪）稱為「奇利」（Giri）的長頸動物時，⁸相信心裏一定有著小鹿亂撞的興奮心情，在電光石火間，這隻動物符合傳統古書所載中的條件：來自西方，外形是鹿身、牛尾，「奇利」的發音又很像「麒麟」，那一定是船隊不遠千里尋找的祥瑞之物了！

雖然這跟傳統認知或古書裏的麒麟外形有著極大差異，但或許身為十五世紀的東方船員思考重點是「祥瑞」意象，而非真相。因此，這股風潮在鄭和及其團隊的刻意誘導下，加上成祖在位默許「指鹿為麟」的風氣，藉由麒麟的出現形塑其聖德兼備的帝王形象，故自永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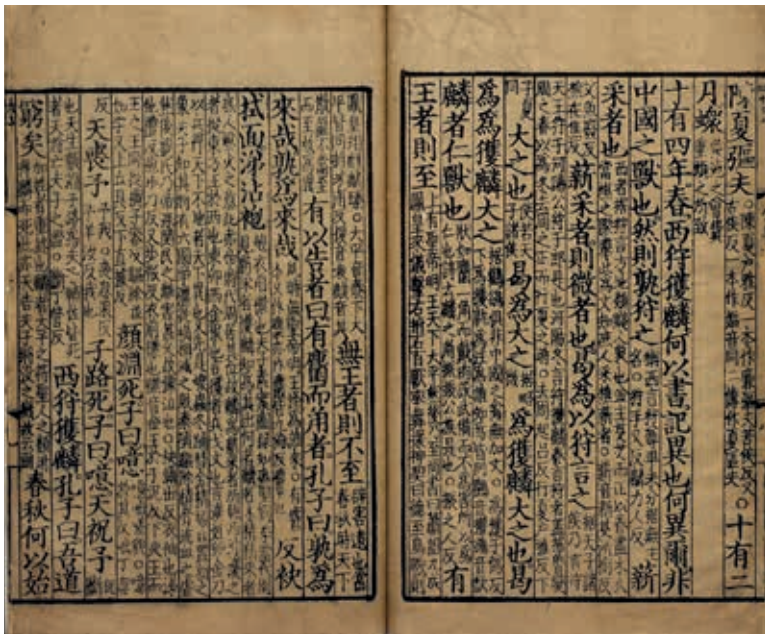


圖4 漢 何休撰《春秋公羊經傳解詁》 宋紹熙二年余仁仲萬卷堂刊四年修補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003094



圖5 明 王圻撰《三才圖會》 明萬曆三十七年原刊本 © 國家圖書館典藏

一直到正德年間（1403-1521）官方認定的麒麟就是長頸鹿，甚至成為公、侯、伯、駙馬官服補子的禮儀定制；直至萬曆三十七年（1609）王圻（1530-1615）出版《三才圖會》著錄的官服「麒麟補」，才又回復成傳統想像中「麒麟送子」或「麟吐玉書」的麒麟外貌，而不再是長頸鹿。⁹（圖5）

尋找「麒麟」要到「天方」？

事實上，早在鄭和船隊下西洋前，就已經有人知道非洲有長頸鹿，而且還將牠記錄在書籍裏。這個人就是南宋時擔任市舶司提舉（如同今日的海關官員）的趙汝适（1170-1231），他在工作之餘與港口的阿拉伯商人及各國水手聊天，並將聽獲的各種海外訊息逐一記錄下來，寫下《諸蕃志》，內容包括各國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風土人情與動植物產等。當他寫到

弼琶囉國（今非洲·索馬利亞北部）時，描述有種動物「獸名狙蠟，狀如駱駝，而大如牛，色黃。前腳高五尺，後低三尺，頭高向上，皮厚一寸。」（圖6）這段來自商人或水手們對長頸鹿外形的紀聞，當時尚未將被稱為「狙（讀作ㄐㄩㄝˋ）蠟」（或寫作「狙ㄅㄨㄛˊㄨㄛˊ」）的長頸鹿，當成「麒麟」看待，因為從外形描述與讀音，都讓人無法跟麒麟連在一起。

直到跟隨鄭和下西洋的兩位「回回通事」費信（1388-?）《星槎勝覽》與馬歡（生卒年不詳）《瀛涯勝覽》的記載，才把長頸鹿視為麒麟，並形諸文字。所謂「通事」，又稱「通譯」，意為翻譯官。在阿拉伯語翻譯官費信《星槎勝覽》提到「佐法兒國」（亦作祖法兒，今阿曼），稱「地產祖刺法、金錢豹、駝蹄鳥、龍涎香」（圖7）；提到「天方國」亦稱「地產金珀、寶石、真珠、獅子、駱駝、祖刺法、豹。」這裏提到的「祖

刺法」，就是長頸鹿。

至於馬歡《瀛涯勝覽》提到「阿丹國」（今葉門·亞丁）不但清楚描述長頸鹿外形，且直接稱作「麒麟」。據他形容「麒麟前足高九尺餘；後足六尺餘。項長頭昂，至一丈六尺。傍耳生二短肉角，牛尾，鹿身，食粟、豆餅餌。」（圖8）從馬歡描述如此詳實，或許他真的看過長頸鹿。他將具牛尾，鹿身特徵的長頸鹿，稱為祥瑞意象的「麒麟」，顯然受到《說文解字》「麒，仁獸也。麋身，牛尾，一角」的外形描述：《春秋公羊傳》「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的祥瑞意象；以及東非將長頸鹿稱為「奇利」（Giri）發音，三者結合的結果。事實上，不論狙蠟（狙蠟）、祖刺法，或是麒麟，都是指長頸鹿。¹⁰

至於鄭和船隊如何知道要前往「天方」尋找麒麟？早在南宋趙汝适《諸蕃志》提到「狙蠟」，就知道西方有異獸（長頸鹿）；元代航

海家汪大淵（1311-1350）兩度跟隨商船，從泉州出發到達各地，將親眼所見所聞記錄而成《島夷志略》則有「天堂」（天方）的記載：「地多曠漠，即古筠冲之地，又名為西域。……雲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西洋亦有路通，名為天堂。」（圖9）雖然跟隨鄭和身邊的翻譯官馬歡及費信等人，在出發前早已讀過趙汝适《諸蕃志》及汪大淵《島夷志略》，但更重要的關鍵可能還是跟永樂十二年有榜葛拉國、十三年（1415）有麻林國，以及十五年（1417）有阿丹國等先後進貢「麒麟」（長頸鹿）給明朝皇帝，推知鄭和及其團隊已知要前往遙遠西邊的「天方」方向，尋找麒麟。¹¹

鄭和下西洋與〈航海圖〉

船隊如何從中國抵達天方？在費信《星槎勝覽》所記永樂七年（1409）第三次航行：「是歲秋九月，從太倉劉家港開船，十月至福建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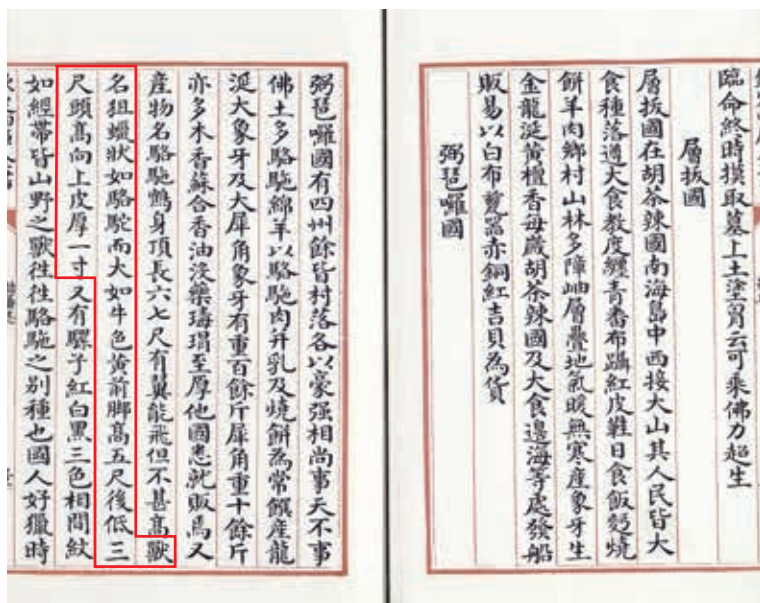


圖6 宋 趙汝适撰 《諸蕃志》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28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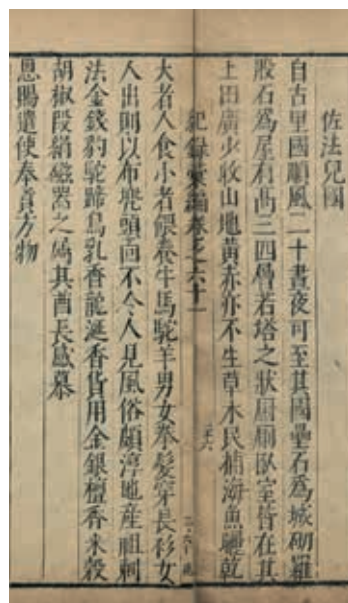


圖7 明 費信撰 《星槎勝覽》 明萬曆四十五年江西巡按陳于廷《紀錄彙編》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2605

樂太平港停泊，十二月於五虎門開洋。張十二帆，順風十晝夜至占城國。」船隊從劉家港出海後，沿著東南亞海岸，穿越南海，行經印度洋。（圖 10、11）所謂「西洋」的概念，由於受到元代汪大淵《島夷志略》影響，馬歡《瀛涯勝覽》在寫到「南渤利國」（今位於蘇門答臘島西北角）稱：「西北海中有山甚高大，曰帽山，其西復大海，名那沒黎洋，西來洋船俱望此山為準。」認為從蘇門答臘以西為界為「西洋」，那沒黎洋即今印度洋。在經歷鄭和出使西洋之後，朝野對於「西洋」界限的認知開始產生些微轉變，據明代中葉萬曆年間張燮（1574-1640）《東西洋考》則認為東洋與西洋交界為文萊（今汶萊）。他說：「文萊即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永樂四年遣其臣勿黎哥來朝，並貢方物。」（圖 12）換言之，「西洋」是指以「汶萊」以西的印度洋。

再者，根據伯希和及鄭鶴聲等學者研究，¹² 鄭和船隊前面的三次航行（分別是 1405-1407、1407-1409、1409-1411）首站抵達占城（今越南中部），經暹羅（位於今中南半島湄南河下游，明代稱為暹羅斛國，後簡稱暹羅）、舊港、爪哇（今印尼）、榜葛拉等國，最遠只到古里（今印度）。

到了第四次（1413-1415），船隊開始往更遠地方前進，這時已越過印度洋，抵達中亞的忽魯謨斯（今伊朗，近波斯灣的霍爾木茲島北岸）。至於第五次（1417-1419）及第六次（1421-1422）航程，鄭和則是奉命護送前來朝貢的爪哇、滿刺加（今馬來西亞·麻六甲）、阿丹、木骨都東（今索馬利亞）、麻林地等十餘國使節們回國，才有下西洋之舉。¹³ 為了安全



圖8 明 馬歡撰《瀛涯勝覽》 明萬曆四十五年江西巡按陳于廷《紀錄彙編》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26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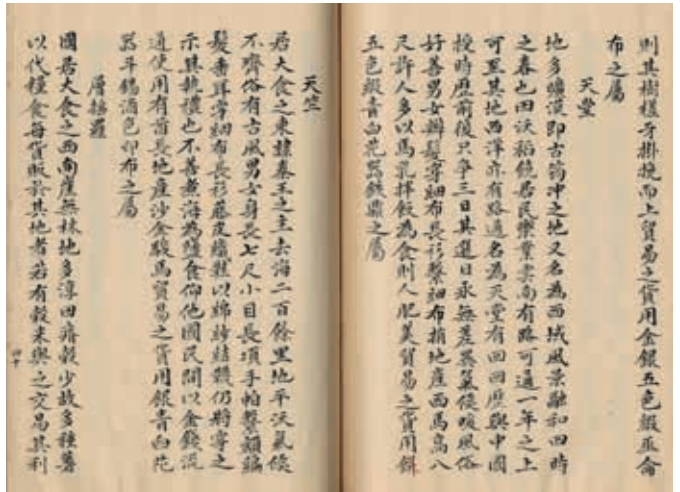


圖9 元 汪大淵撰《島夷志略》 清抄本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登錄號174565

護送使臣們回國，船隊這時最遠已抵達東非的索馬利亞及肯亞。

至於第七次（1431-1433）出航始末，因當時明成祖已經崩逝，繼位的明宣宗（1399-1435）又再度下令鄭和出使西洋。此行除了原來的老班底王景弘之外，另有通事馬歡、費信及幕僚鞏珍等人。出行目的是因新帝登基，明朝已改元為宣德，但「爾諸番國，遠處海外，未有聞

知。」所以明宣宗「特遣太監鄭和、王景弘等賚詔往諭，其各敬順天道，撫輯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¹⁴換言之，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是爲了替宣宗宣傳，並促使諸國前來朝貢。此行經歷二十個國家，包括忽魯謨斯、錫蘭山（今斯里蘭卡）、溜山（今馬爾地夫群島）、卜刺哇、竹步（今索馬利亞）等國。（圖 13）

至於鄭和及其團隊七下西洋的航海時程，每次爲一至兩年，大多冬去夏回，顯然是受到季風及洋流影響，產生「北風去，南風回」的規律性。¹⁵今日所見關於鄭和下西洋史料，要以第七次航行內容最爲豐富及完整。除了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及鞏珍《西洋番國志》外，另在明四大家之一的祝允明（1461-1527）《前聞記》，亦詳細記載第七次航程及寶船資料。

有關鄭和航行路線，還可從明代茅元儀（1594-1640）《武備志》最後一卷〈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簡稱〈鄭和航海圖〉）得知。爲了增益展覽的豐富性，本院特地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商借《島夷志略》及《武備志》展出。（圖 14）圖原爲長卷，後因收入書中改成單頁式，合計四十頁，將其連接起來，觀看方式爲由右而左；圖後有〈過洋牽星圖〉四頁。（圖 15）經徐玉虎、向達等學者研究，圖很可能是鄭和船隊在第六次航行後繪成，或可能在第七次航程期間提供船上火長（專門掌握羅盤的人員）或舟師（掌握海上船隻航行的管理人員爲舟師）使用，其後又陸續增補而成。

圖從南京皇城旁的寶船廠出廠，從龍江關下水，至太倉劉家港出海。途經東南亞、中亞及東非等國家，最末一頁爲「忽魯謨斯島」，但仔細觀看圖上的地理位置，讓人驚覺其實也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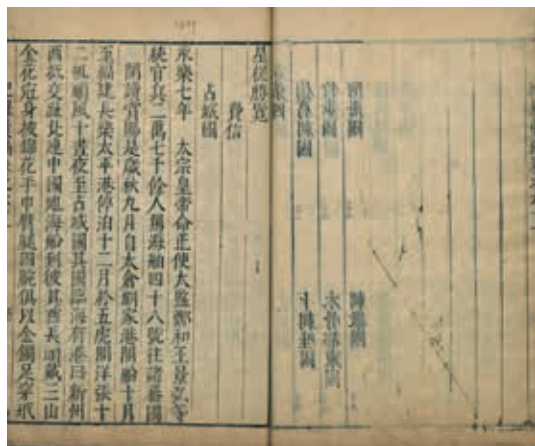


圖10 明 費信撰《星槎勝覽》 明萬曆四十五年江西巡按陳于廷《紀錄彙編》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2605



圖11 明 張采燾、錢肅樂修《太倉州志》 明崇禎十五年刊清康熙十七年修補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72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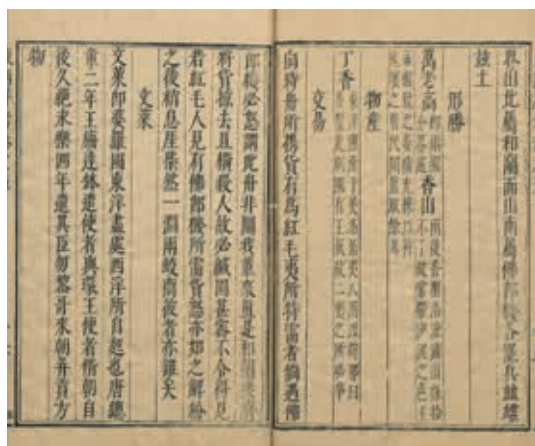


圖12 明 張燮撰《東西洋考》 明萬曆四十六年王起宗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90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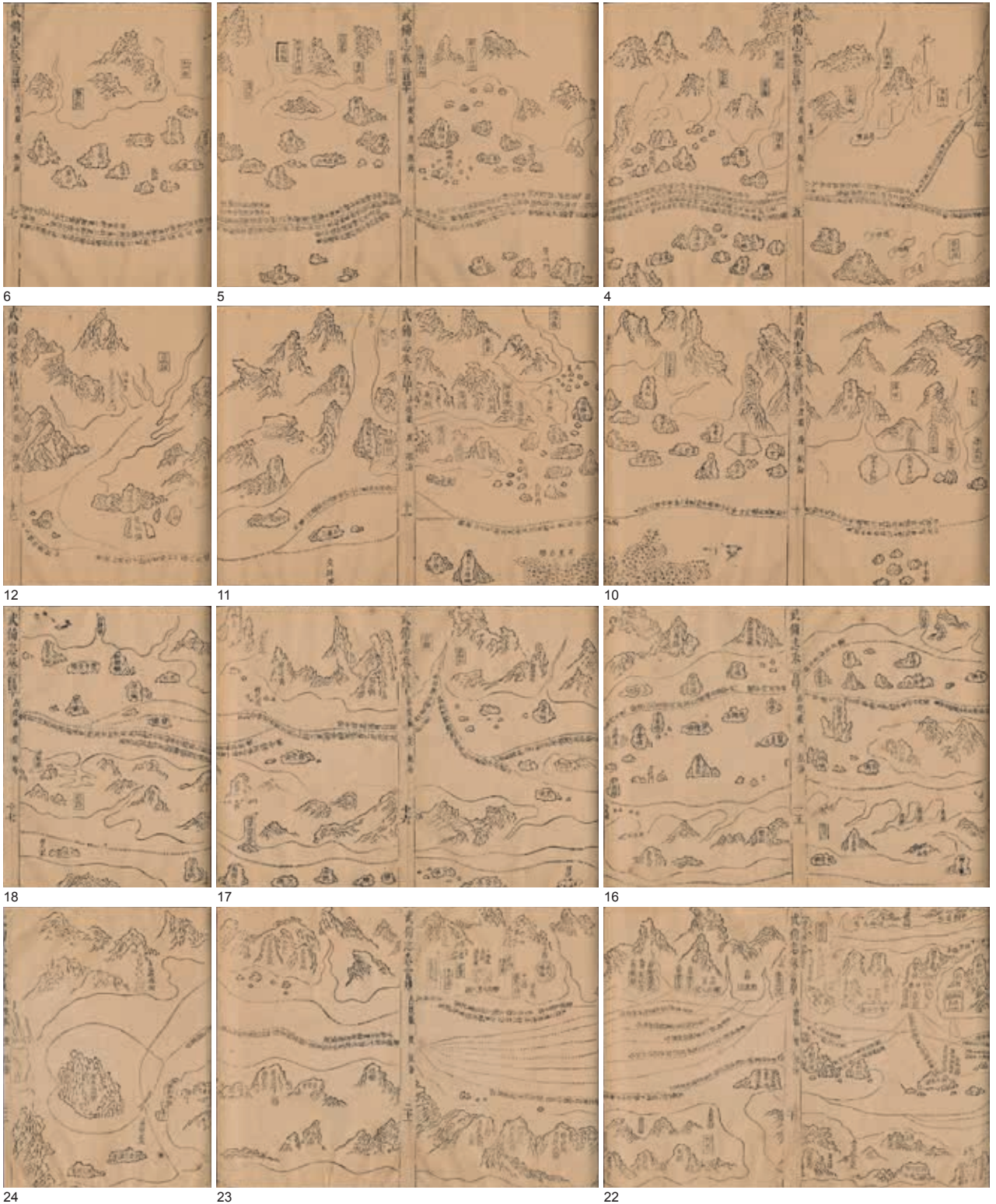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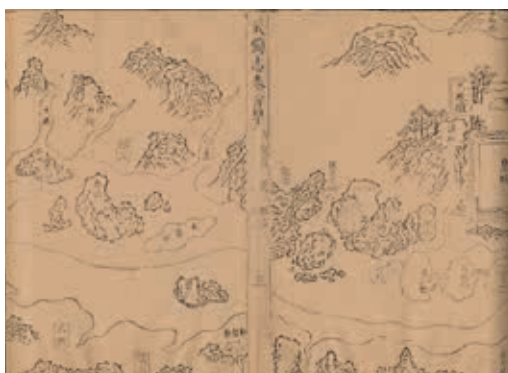


圖14 明 茅元儀輯 《武備志·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蕃圖》 明天啓元年刊本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登錄號52643



3



2



1



9



8



7



15



14



13



21



20



19



圖13 鄭和船隊出使西洋路線圖 渥得室內設計公司繪製 黃清琦先生協助修訂 器物處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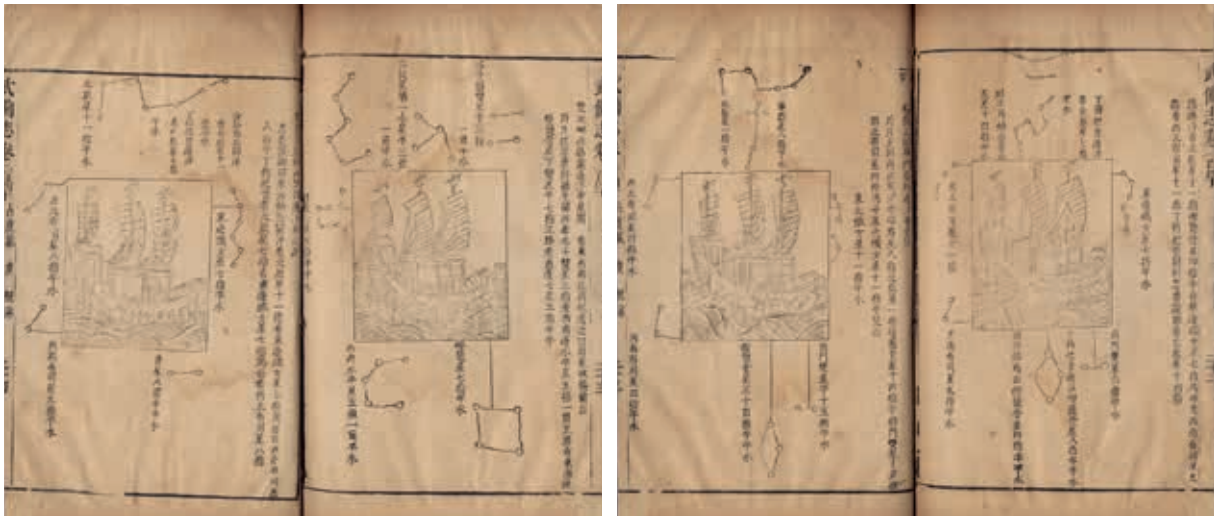


圖15 明 茅元儀輯 《武備志·過洋牽星圖》 明天啓元年刊本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登錄號52643

現非洲東岸的麻林地（今馬林迪）。（圖16）觀看此圖方式，與一般觀看世界地圖概念不同，由於圖主要是為了方便船上人員使用，從船員視角觀之，圖的上方為船隻行經的右方陸地，圖下則為左方陸地，中間為海洋。海洋上繪製的各種

虛線，實為羅盤結合指南針指引航道方向而成的「針路」（利用羅盤將甲地與乙地之間的航行點連結成一條線的航線）及更數（一晝夜為十更，一更約今日兩小時二十幾分，一里六十里，以此計算航行時間與里程）。¹⁶（圖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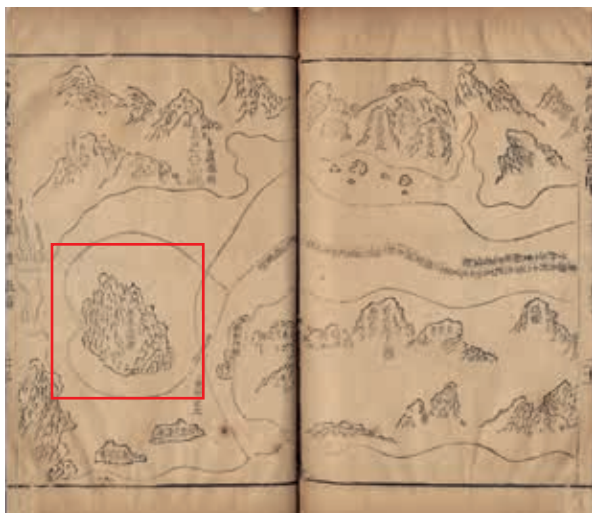


圖16 明 茅元儀輯《武備志·航海圖》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登錄號52643 最末一頁出現「忽魯謨斯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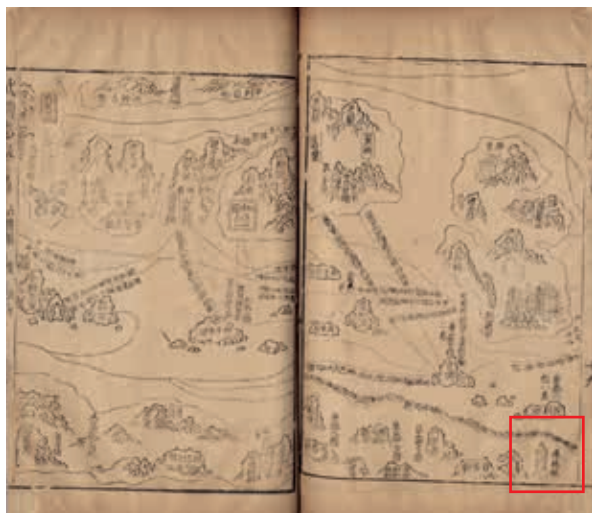


圖17 左上方有今位於印度半島的柯枝及古里國；右下角有位於今非洲肯亞的「麻林地」；圖中為印度洋。海洋上繪製的各種虛線，為測量距離的針路與更數。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登錄號52643

或許有人會好奇，鄭和究竟有沒有到過「天方」？迄今雖尚未有定論，不過多數學者偏向接受《明史·西域傳》所稱：「天方，古筠冲地，一名天堂，又名默伽（按：今麥加）。水道自忽魯謨斯四十日始至，自古里西南行三月始至，其貢使多從陸道入嘉峪關。宣德五年，鄭和使西洋，分遣其儕詣古里。聞古里遣人往天方，因使人齎貨物附其舟，偕行往返。經歲，市奇珍異寶及麒麟、獅子、駝鷄以歸。其國王亦遣陪臣隨朝使來貢。」（圖18）意謂鄭和本人實際上雖不會到過阿拉伯半島的麥加，但在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六日（1431年1月19日）第七次下西洋，當船隊暫時停留在位於印度的古里國時（由於經過前三次航行，古里已經成為船隊的中繼及轉運站），聽說有人欲前往天方，於是鄭和派遣了一支分隊，帶著大量貨物隨船同行。一年後，分隊除了購買各種金珀（金黃色的琥珀）、珊瑚、真珠等奇珍異寶外，更帶回中土罕見的麒麟、獅子、駝鷄（駝鳥）等異獸。

海上的記憶拼圖：馬歡《瀛涯勝覽》與費信《星槎勝覽》

除了上述〈鄭和航海圖〉外，還可以透過曾三度隨行的阿拉伯語翻譯官馬歡《瀛涯勝覽》，以及四度隨行的費信《星槎勝覽》，進而認識鄭和及其團隊沿途究竟抵達哪些西洋國家？又看到了些什麼？

馬歡《瀛涯勝覽》記二十個國家，首站為占城國，稱：「山產加（伽）藍香、觀音竹、降真香、烏木甚潤黑，絕勝他國出者。伽藍香惟此國一大山出產，天下再無出處，其價甚貴。」¹⁷可知產自越南的香木，其實兼有香料、藥效及雕材等功能，尤以伽藍香因其產地稀有，更被視為昂貴木料。（圖19）

此外，同樣具有藥用價值及雕料的犀角及象牙，或許也是鄭和及其團隊關心的方物之一。馬歡形容犀牛，稱其「犀牛、象牙甚廣。其犀牛如水牛之形，大者有七、八百斤。滿身無毛，黑色，俱生鱗甲，紋癩厚皮，蹄有三路。頭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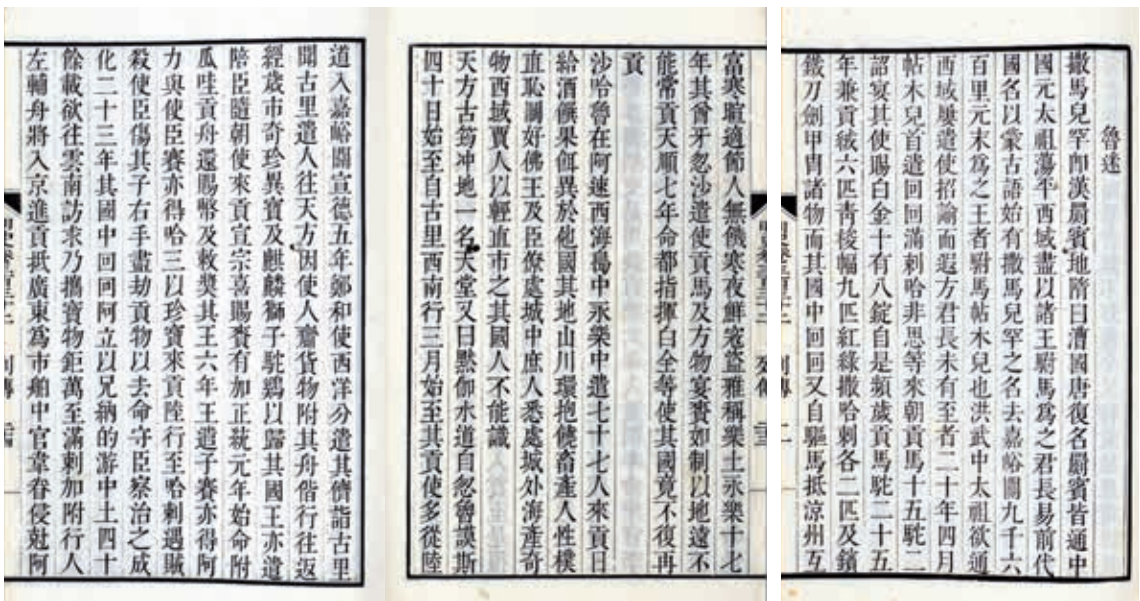


圖18 清 張廷玉等奉敕撰 《明史·西域傳》 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11701



圖19 清 乾隆 雕加楠木螭虎龍尾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雕000245
圖為本次展出清宮原藏以加楠木材雕出的螭虎龍尾甃



圖21 清 犀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2541 圖為本次展出清宮原藏的犀角

一角，生於鼻梁之中，長者有一尺四、五寸。」（圖 20、21）從其描述看來，馬歡確實見過犀牛，最後又說「（占城國）常將犀角、象牙、伽藍香等物進貢中國。」也指出占城國早已是朝貢國的歷史淵源。不僅如此，鄰近真臘國及暹羅國亦出產香味清遠的籬斛香、蘇木等木料，以及犀角、象牙等物產。

至於做為珠寶裝飾的珊瑚，通常又會是產自哪一個國家呢？由於珊瑚多產於溫暖的深海洋區，尤其是波斯灣一帶海域。院藏明嘉靖年間繪成《甘肅鎮戰守圖略·西域土地人物圖》（圖 22）繪製回回人扛著巨型珊瑚徐徐前行的畫面，前方便是「天方」。又，比對《瀛涯勝覽》及《星槎勝覽》便有記載南渤利、榜葛刺、忽魯謨斯等皆產珊瑚。（圖 23）不論馬歡或是費信，從其描述或許無法得知鄭和及其團隊究竟在哪一個國家獲贈或購買何種方物返回；但

若有遠方邦國遣使朝貢，馬歡及費信一定會加以記錄。以《星槎勝覽》提到「暹羅國」稱：「其首感慕天朝遠惠，嘗遣使捧金葉表文，貢獻方物。」或是提到「天方國」說道：「其國王、臣深感天朝使至，加額頂天，以方物、獅子、麒麟貢于庭。」天方國王及臣子以手置額頂禮，並獻上當地土產、獅子、麒麟（長頸鹿）給鄭和及其團隊，以表其最高敬意。

費信《星槎勝覽》前、後集共四十四國，所記十九個國家有朝貢方物者，包括占城、暹羅、爪哇、滿刺加、蘇門答臘、花面國王、錫蘭山、溜山洋、柯枝、古里、榜葛刺、卜刺哇、竹步、木骨都束、阿丹、刺撒、佐法兒、忽魯謨斯，以及天方。換言之，鄭和及其團隊出使西洋，除尋找各種奇珍異寶之外，重責大任應是積極促使萬國來朝的盛況。然對鄭和及其團隊成員而言，前後七次航程是否不虛此行？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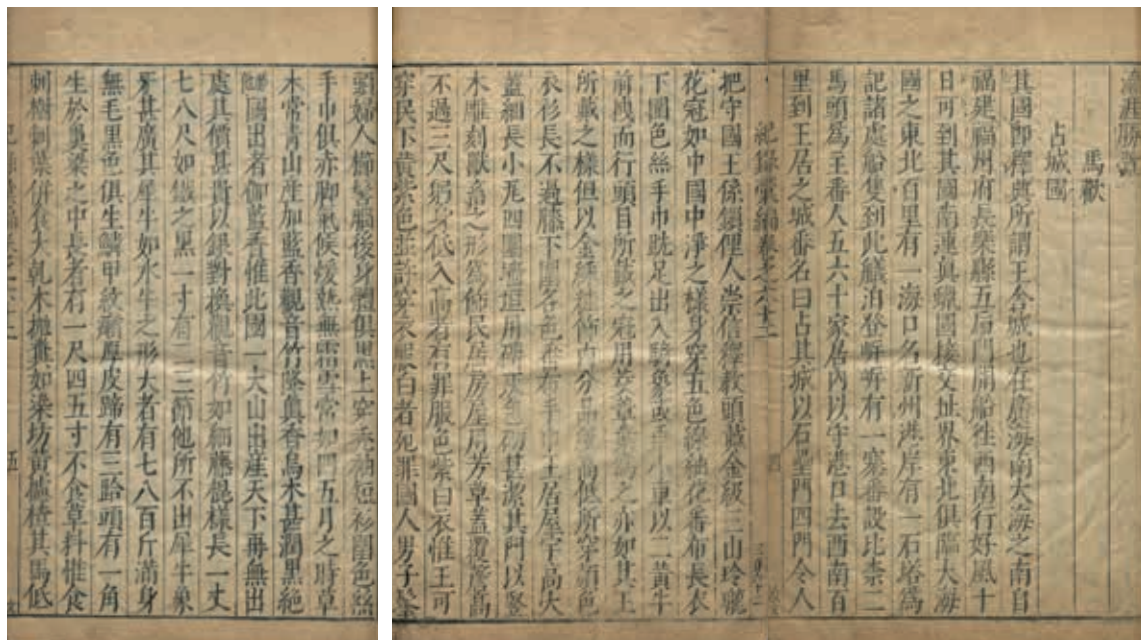


圖20 明 馬歡撰《瀛涯勝覽》 明萬曆四十五年江西巡按陳于廷《記錄彙編》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2606 描述占城國所產伽藍香的珍貴性，以及所見犀牛的樣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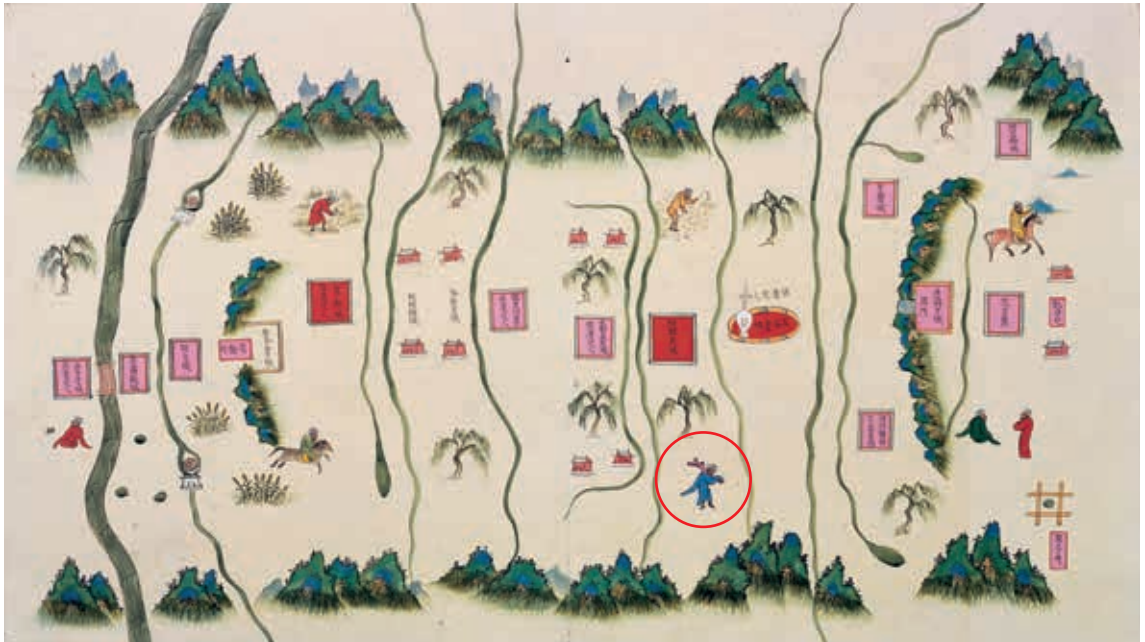


圖22 明 《甘肅鎮戰守圖略·西域土地人物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0920



圖23 清 珊瑚筆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0384

們或許可以從馬歡〈瀛涯勝覽序〉寫到他在隨行鄭和航行期間：「與斯勝覽，誠千載之奇遇也。」這不僅是船隊隨行成員的心情寫照，或許也是身處於十五世紀東、西方的人們接觸這些前所未見事物的最佳解答。

本文係吳密察院長、余佩瑾副院長率策展團隊籌辦「航向天方——十五世紀的伊斯蘭印象」特展介紹，策展期間感謝陳國棟教授、蔡炯民專委、書畫文獻處鄭永昌研究員、登錄保存處沈建東助理研究員提供相關專著及論文參閱，在此謹申謝忱。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註釋：

1. 有關鄭和家世及姓名來源，見雲南昆陽出土的明永樂三年禮部尚書兼左春坊大學士李至剛撰〈故馬公墓志〉（又名〈馬哈只墓碑銘〉），係鄭和在出洋之前拜請李至剛為其父撰寫墓誌銘。引自林梅村，〈第十五講·鄭和海外遺跡〉，《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328-332；另見龍村倪，〈鄭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漢文通譯〉，《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刊》，10期（2006.12），頁3；還可參照上田信，〈一五世紀前半におけるムスリムの海と中国：いわゆる鄭和下西洋をめぐる〉，《史學》，83卷1期（2014.3），頁31-55。

2. 有關鄭和小名「三保」，源自阿拉伯語的音譯，過往學者多寫作「Abdul Sabbur」，譯作「真主之僕」；近日謝謙陳冠州先生提醒筆者，Abdul Sabur 應譯作「忍耐之僕」；另又據日本伊斯蘭網站「明的航海王鄭和（ていね，Zheng He）」，則寫作「Abdul Sabur」，中文譯成「阿布杜拉三保」。網頁 <http://islamjp.com/study/sabur.htm>（檢索日期：2021 年 12 月 13 日）。
3. 根據陳學霖，〈明代宦官與鄭和下西洋的關係〉提到「近人根據《鄭氏家譜》及永樂禮部尚書李至剛撰〈馬哈只碑銘〉及《賽典赤家譜》等記載，考證鄭和為出自天方國（阿拉伯）的回回賽典赤（Saiyid Ajall）家族的後裔，元朝敕封為咸陽王的賽典赤·瞻思丁（1211-1279）的六世孫。但是譜牒資料駁雜附會，記載不完全可靠，因此鄭和是否為瞻思丁的後裔仍可商榷。根據〈馬哈只碑銘〉，和的曾祖為拜顏，祖哈只，父改姓馬氏，名哈只，皆襲爵，世為雲南昆陽州人，因此是出身信奉伊斯蘭教的雲南回回望族。」《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8 期（2008），頁 173。所指「近人」應指鄭鶴聲。詳見鄭鶴聲，〈鄭和遺事彙編〉（臺北：中華書局，2017，據一九七八年九月臺二版復刻重製）有詳細研究。
4. 參袁忠徹，〈古今識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術數類》（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六年袁大純刻本影印），卷 8，頁 10。
5. 有關最早的鄭和研究，亦有不同的說法。有一說認為始自 1905 年梁啟超（1873-1929）在日本《新民叢報》21 期，以「中國之新民」為筆名發表之〈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另有學者則認為 1874 年英人梅輝立（W. F. Meyers）發表於《China Review（中國評論）》的〈十五世紀中國人在印度洋的探險〉才是最早的文章。見陳昉璋，〈論天朝觀在古代中國對外關係之影響——以鄭和下西洋為例〉（臺北：建國高級中學人文及社會科學資優班專題研究論文，2015），頁 6。
6. 歷來只要研究鄭和，或是十五世紀海洋史的相關論文，都會觸及此一議題，篇幅浩繁，此處僅略引綜合性回顧與研究為例。參徐泓，〈鄭和下西洋目的與性質的回顧〉，《東吳歷史學報》，16 期（2006.12），頁 25-51；或是鄭永常，〈海禁的轉折——明初東亞沿海國際形勢與鄭和下西洋〉（臺北：稻香出版社，2011）。
7. 認為鄭和下西洋主要目的之一跟「麒麟」有關的文章，詳參陳國棟，〈鄭和船隊下西洋的動機：蘇木、胡椒與長頸鹿〉，收入氏著，《東亞海域一千年》（臺北：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5），頁 104-126；張之傑，〈傳世麒麟圖考察初稿〉，《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13 期（2009.12），頁 38-43；鄧振環，〈鄭和下西洋與明朝的「麒麟外交」〉，《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 年 2 期，頁 1-11。
8. 根據陳國棟，〈鄭和船隊下西洋的動機：蘇木、胡椒與長頸鹿〉文中提到「斯華希里語稱長頸鹿為『額額（Twiga）』。不過，住在斯華希里海岸稍北的索馬利亞部落『噶刺（Galla）』人卻將之稱為『奇利（Giri）』。因此在麻林地以北的地方，雖然屬於斯華希里海岸，也有人把長頸鹿叫作『奇利』。」頁 118。
9. 洪武二十四年（1391）定制，公、侯、伯、駙馬官服補子用麒麟、白澤。明代對官員服色規定極嚴，非賞賜內閣不得用麒麟。另，王光堯根據考古出土明天順年間公爵徐備的官服有麒麟補，且為長頸鹿圖案，因而認為「長頸鹿出現在徐備的官服上，足證在明代除了把長頸鹿當成麒麟告示天下外，還把作為麒麟的長頸鹿列入國家禮儀制度。」詳見王光堯，〈永樂皇帝的麒麟——海外考古調查札記（四）〉，《故宮博物院院刊》，231 期（2021.7），頁 104-110。
10. 有關長頸鹿如何從祖蠟、祖蠟、祖刺法等各種名稱，跟麒麟連在一起的最早研究，可詳見費瑯著，馮承鈞譯，《蘇門答刺古國考》（臺北：商務印書館，1962），頁 7。
11. 詳見張之傑，〈永樂十二年榜葛剌貢麒麟考釋〉：「筆者推測，榜葛剌貢麒麟，未到中國之前，消息可能傳至鄭和船隊，於是派出分遣艦隊西進波斯灣，為了尋求麒麟等非洲特產，更遠至木骨都東、卜刺哇、麻林等阿拉伯城邦，這或許才是下西洋遠至東非的原始動機。」《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24 期（2019.12），頁 7。
12. 詳見伯希和著，馮承鈞譯，《鄭和下西洋考》（臺北：商務印書館，1966），頁 28-43；以及鄭鶴聲，〈鄭和遺事彙編〉（臺北：中華書局，2017），頁 79-120。
13. 據《大明太宗孝文皇帝實錄》（《明成祖實錄》）卷一百八十三：「永樂十四年十二月丁卯（十日）：古里、爪哇、滿刺加、占城、錫蘭山、木骨都東、溜山、喃渤利、不刺哇、阿丹、蘇門答刺、麻林、刺撒、忽魯謨斯、柯枝、南巫里、沙里灣泥、彭亨諸國及舊港宣慰使司臣辭還，悉賜文綺襲衣。遣中官鄭和等齎敕及錦綺紗羅綵絹等物，偕往賜各國王。」見「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頁 <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555283>（檢索日期：2021 年 11 月 26 日）。
14. 〈遣太監鄭和等實詔往諭諸番國詔〉，《明宣宗章皇帝實錄》卷六十七，宣德五年六月戊寅條。見「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頁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573612>（檢索日期：2021 年 11 月 26 日）。
15. 詳見徐勝一、孫兆中，〈鄭和航海與季風問題——前聞記的啟示〉，《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23 期（2018.12），頁 78-86。
16. 徐玉虎教授認為此圖應繪製於 1425～1430 年期間，為鄭和第六次航行結束之後。詳見氏著，〈明代鄭和航海圖之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76）。另外，向達主張「這一張地圖所表現的大概是明宣宗朱瞻基宣德五年鄭和最末一次下西洋，圖上的航程、地理，與祝允明《前聞記》所記宣德一次下西洋相合。」詳見氏著，〈鄭和航海圖〉，收入《中外交通史籍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4。
17. 詳見（明）馬歡著，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上海：中華書局，1955），頁 3。